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五章 遞訴呈枉費心機

話說前任兩江總督沈葆楨，與現任兩江總督劉坤一，當清綱解組，喋血中原；與太平天國作戰之際，他們兩個人，都僅僅的是個知府。到後來嶄露頭角，以次升遷，先後都坐到封疆大吏的地位，也好算是為時勢所造，比較偉大的人物了。此兩人遭際相同，當然是聲應氣求之列。如今花牌樓一案，劉公緬懷舊誼，動了個芝焚蕙歎、兔死狐悲的念頭，深恐此案一經上聞，朝廷震怒不測，沈公就許得了身後之罰，豈非對不住死友。所以打算把這重公案，無形消滅了，以期掩其小愆，全其大德。我們若平心論起來，劉公此舉，雖非大公至正，亦屬情有可原。因為沈公已經故去，不但無恩可市，亦復無怨可買，乃能顧念交情，生死不變，像這樣的存心，不僅義氣，而且忠厚，在晚近的世風薄、友道凌夷中，哪裡能夠數見呢。不過有一樣，折獄貴平，偏則有弊，要照劉公這麼處置，便宜了那傷天害理的胡得勝，先不必說，而且熙智和尚跟蔡屠戶二人，慘死多年，沉冤莫白，如今好容易得了這個機會，要連昭雪都不能夠，在天理人情上，講得下去嗎？話說到這裡，請諸位不要心焦，自然是曲折迂迴，另有一番道理。古人說得好，不過盤根錯節之秋，不足以見利器。倘非梗阻橫生，波瀾陡起，怎見得達空能夠善報師警，不忘遺囑呢。閒言放下，且談正文。再說胡得勝行賄未成，劉制台囑令擱置，這僅是破案當天夜裡跟第二天白晝之事。同時還有別的事情，應該敘述。無奈一枝筆，寫不了兩件事，只能說過一邊，再說那一邊。原來那李剛在公堂上聽了李成、金宏的供辭，心中真有說不出來的滋味，就是於悲感之外，還另外覺著快活。本來數載沉冤一朝得白，以骨肉親情的關係，精神怎能不為之一振呢。所以公堂上的事情一完，他便飛也似的奔了大慈寺，好給達空送信，商量一個辦法。及至進得廟內，來到屋中，舉目看時，不由得嚇了一跳，只見達空坐著，他外甥小吉祥兒站著，兩個人全都是淚痕滿面，便不禁脫口說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達空見是李剛，忙著起身讓座。那小吉祥兒，也叫了一聲舅舅。落座以後，李剛指著小吉祥兒，向達空說道：「別是這個渾孩子，又把你給氣著了罷。不然的話，怎麼會無緣無故的傷心呢？」達空還不答言。小吉祥兒早把眼睛一瞪，搶著說道：「舅舅，你這不是胡賴我嗎。我勸你沒有打聽明白，趁早兒少說話。」李剛一聽，便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怎麼不管跟誰，說出話來，就是這愣子味，真是跟你那死去的爸爸一模一樣。」小吉祥兒哼了一聲道：「那還用說嗎，我不跟我爸爸一樣，難道還跟別人一樣麼？」李剛一聽這個話，簡直的是越來越渾了，鬧得笑不得，惱不得，便看著達空道：「你聽聽，這個孩子，是越大越不懂得人事，將來可該怎麼好？」達空道：「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性，咱們先不要談這個話罷。你方才不是問我，因為什麼傷心嗎？」李剛聽到這裡，點了一點頭。

達空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今天是我師的生忌，剛才上了一回供。

我跟他提起往日之事，所以彼此傷心落淚。你看，枉自過了這些年，一點報仇的機會也沒有，不是活活地要把人愁死麼？」

達空說到此處，早已神色淒慘，眼含痛淚起來。

李剛此時卻不禁得意一笑道：「常言講得好，來早了，不如來巧。今天這一趟，我就給你送機會來啦。並且這個機會，不比尋常，簡直的是甕裡捉鱉，再也沒有跑兒。」達空聽到這裡，倏然立起身形，眼裡含著的淚，有如下坂的駿馬，刷地直流下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我那苦命的師父，不信也有這一天。」他說完這兩句話，便趕到李剛面前道：「到底是怎麼一個機會，請你快快告訴我。」李剛道：「你不要忙，先坐下，聽我慢慢的告訴你，這可不是三言五語，就能夠說清楚的。」達空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著，不肯坐下。李剛知道他是心裡著急，便道：「你不用這個樣子，我先把話核兒，告訴你說罷，就是花牌樓那一案的正凶，已經捉住了，並且他毫無推諉的，把以前作案的始末緣由，全都從實的供了出來。你想，有了這個真憑實據，那番天大的冤枉，不就自然而然的，給洗刷出來了嗎？」

達空聽到此處，這才長長地，出了一口氣，照舊坐下。此時小吉祥兒卻插口道：「拿住了又當怎樣，反正老師父，跟我爸爸，都早就作了替死鬼，滿讓又有了正凶，難道他們兩個人還能活得了嗎？」達空唉了一聲，又不禁淚流滿面。李剛皺眉道：「你這孩子說話可真慫恿，雖然活不了，還不能替死者報仇麼。」達空趕忙攔住道：「不要給他講解了，咱們且談正經的話罷。到底這案子是怎麼破的？」李剛此時，方把事情的原委，一一說明。那達空經過這十來年的工夫，心思是開展了，見解是透澈了，聽完以後，便點頭說道：「這可真是天理昭彰，只爭遲早。要按照情形說，縱然咱們不去申訴，以前的冤枉，也是要昭雪的。因為這麼大的案件，是不能馬馬虎虎過去的。

不過有一樣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但胡得勝現在是督標參將，未便擅行拘辦，而且這件案子，還要牽涉到洪道台的身上，豈是保甲局總辦能夠作得主的。看來此事，若果能徹底根究，勢非稟明制台不可。」李剛聽了，連連稱是。當時達空又沉思了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從來官官相護，本是宦場的老例。我想那保甲局總辦，也未必准能破除情面，一秉大公的。況且一經走漏消息，情托賄買之事，難保必無，那時便又多了一層障礙。看來還是趁早的遞個呈訴，控告胡得勝，當初生心陷害。須防他遲則有變。」李剛道：「這話有理，但是這一紙呈狀，你要往哪遞呢？」達空道：「自然先在保甲局裡去遞，看他是怎麼一個批法。倘若路數不對，再到制台衙門裡直接去告狀，也不算晚。要是一起首就越級上控，在道理上是講不下去的。」李剛道：「就是這麼辦罷。等你遞上以後，我再從旁打探消息。不過這一紙狀子，說話可要有分寸。我看罪魁禍首，只是胡得勝一人，除去用筆尖兒，把他扣住了，別人總要少加牽涉，省得把事情鬧得太大了，那時又許僵住咧。」

達空道：「你放心罷，這個我全都明白，況且這一紙狀子，現在我自己盡能寫得好，用不著去求人的。既然是自己動筆，還有個不瞻前顧後，處處全都慮到的嗎？」李剛口中說好，便要起身告辭，卻被小吉祥兒一把扭住道：「舅舅，我也要給我爸爸遞一個訴冤的狀子。」李剛道：「這個不用了，反正是一件事情，只要老師父的冤枉昭雪了，你爸爸的冤枉，還有個不昭雪的麼？」小吉祥兒道：「什麼叫作昭雪，我不明白。我只要問一句話，這場官司打贏了，那個姓胡的，是殺得了他，還是殺不了他？」李剛道：「一定殺得了，你先放開手罷。」小吉祥兒道：「殺這個狗娘養的，到時候等我自己去動手。」說著，這才把他舅舅鬆開。李剛便走了。

這一天夜裡，達空便在燈下提起全副精神，去作那訴冤的呈狀。本來事情很為複雜，簡略不來，更兼他要精心用意，自然格外費些氣力，一直刪改好幾次，方才看著毫無滲漏，等到底稿起好，已是過了三更，不但十分疲倦，難以謄清，並且也怕勉強寫去，要有錯落之處。因此只得睡了。到得第二天，清晨起來，方才伏在案上，沉心靜氣的，把呈狀寫好了，那時已是將到晌午。吃過午飯，便忙著撲奔保甲局，把呈狀送到收發處，又使了一些銀子，請他趕快遞上去，千萬莫要壓置。經手人見有利可圖，便一口答應下來，說當天就可以給遞將上去。

果然錢花到了，事情就辦得痛快，只在當天的晚上，這一紙呈狀，已經送到總辦那裡過目了。原來那祝廣廷觀察，稟見制台以後，回到局子裡，自己想道：「反正我的心已經盡到了，並不曾把這件沉冤的案子，壅於上聞，不但公事上交代得下去，就在良心上，也沒有什麼不安。如今不辦，是制台的主意，與我無干。不過何通判那裡，應該關照他一聲，省得把這件案子，鬧成有頭無尾的，叫他錯會了意。」想到這裡，便立時傳見何通判，把制台的意旨，一一對他說了。

再講那位何別駕。在他自己想著，以為這件李代桃僵奇冤極枉的案子，忽然從他手內得了意外的發明，真可稱得起是奇功一件，等總辦回明了制台，一定是大大有好處的。誰知事有不然，此時他耳朵裡聽的，跟以前他心裡想的，簡直的是完全變成了兩歧，不能拿攏到一處。失意之下，自然是掃興極了。

本來他就性情急躁，凡事不加思索，何況這時正是滿懷不快呢。於是也不想說得說不得，便就脫口而出道：「照總辦這個說法，豈不是制台以私害公了麼？只怕在王法上，在道理中，都有些講不下去罷。何以當時總辦不加以糾正呢？」祝觀察聽了，不禁

望著他笑了一笑，然後冷冷地說道：「這個話，真是對極了，可惜我當時竟沒有見到這裡，等到明天，你老哥不妨上院稟見，當著制台的面兒，再把這個話，重新說一說，或者制台得了這番教訓，能夠幡然悔悟，那也是不可知的。」祝觀察說到這裡，又不禁從鼻子內冷笑了一聲。此時何別駕受了這冷嘲熱諷，可也就醒了腔了，立刻徹耳根漲紅起來，惶恐說道：「卑職一時冒昧，口不擇言，請總辦不要見怪。」祝觀察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見怪的。不過咱們在官場中作事，一切體制攸關，不能不有個變通。這是非二字，是不便過於認真的。」

譬如說，他是一個制台，縱然道理上講得牽強，便可以不受指摘。你老哥是個通判，滿理直氣壯，說話也要有個斟酌，這全是地位的關係，無可如何的。倘若一定講理，最好是不必作官。試想直道而行，在古時尚且不可，何況今日呢。」這時何別駕除去唯唯以外，哪裡還敢再說一句話。少時辭了出去，覺得好處不曾得著，反觸了這麼一個霉頭，心裡頭那份不受用，簡直不用提。

再說祝觀察到了晚上，閱看公事，達空那一紙訴冤的呈狀，已經見著，看了一遍，覺得措辭非常凄楚，也著實有些感動，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還須怪我不得，誰叫制台不肯根究呢？」

看來只好摺在一邊，不加批示的了。」這事本不怨祝觀察，因為他也作不得主的，只可憐達空，枉自費了一片心機，忙忙地遞上這紙呈狀，結果只落了個留中不發。後來一連兩三天，他是每日都到保甲局來探聽消息，不料竟似石沉大海，杳無音信，真是又著急，又是納悶，猜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。便在背地裡跟李剛一商量。李剛道：「這事果然奇怪，我也曾用心探聽過，但是一點消息也沒有，就知道審訊此案的第二天，總辦曾到制台衙門去過一次，回來以後，把經手審案的何老爺傳見過一回，後來便沒有消息了。」達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其中定有蹊蹺，要打算探聽底細，非從那位何老爺下手不可。但不知你能夠跟他說得進去話麼？」李剛道：「要講那位何老爺脾氣倒很好，不過他是一個作官的，我是一個當下役的，彼此分著尊卑，可怎麼能夠去打聽呢？再者這件案子，牽涉著我的親戚，他原是不知道的。此時若是說明了，也恐怕諸多不便。」達空聽了，沉吟了一回，然後又向李剛問道：

「不知這位何老爺可有什麼嗜好沒有？倘能借個因由，投其所好，那時說話就容易了。」李剛道：「嗜好倒有。他就是很喜歡喝酒的。但我可哪裡夠得上請他呀？」達空聽了這個話，臉上便帶出一種有了辦法的神氣，立時說道：「這倒巧極了，我已經有了主意。」李剛一聽，也透著高興，便問是怎麼一個打算？達空道：「你不是說他愛喝酒麼？可巧前些日子，有人送給我幾瓶真正山西汾陽杏花村的汾酒，我因為於杯中物有限，也不曾動用。那位何老爺既然好飲，不妨就拿這幾瓶酒，作個進身之階，你送給他時，只須如此這般的一說，管保十拿九穩，他就要從口中吐露消息。本來凡是好喝酒的人，十個有九個都愛多說話，何況你有心去挑逗他呢。」李剛聽了，連稱有理。

當天便到廟裡，取了那酒，等到晚上人靜的時候，便悄悄地送了去。那時何別駕正在燈下看書呢。一見李剛進來，手中提著四瓶酒，不由得兩雙眼睛便睜得格外的大。沒容李剛開口，便先問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呢？」他嘴裡說著話，眼睛卻還不曾離了酒瓶。此時李剛把那四瓶酒，端端正正的擺在桌子上，然後垂手說道：「這是下役一點窮心，特來孝敬老爺的。」

何別駕一聽，早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你要送給我，一定是好酒。」

但我怎麼能夠擾你呢？」李剛道：「老爺不要這樣說，這實在是您的口福，而且也是下役的一個機會。因為這兩天，正想著要給老爺賀喜，偏巧有人送了這幾瓶地道的汾酒，下役自問真是不配喝，就此借花獻佛，這可不是您的口福，我的機會嗎？」

再說何別駕，此時正拿起一個瓶子，就著燈光，辨認上面的標識，臉上透著十分高興。聽了李剛的話，便把瓶子放下道：「這個酒，是花錢都不容易買到的。你既有這番好意，我收下就是了。但是你說要給我賀喜，這話卻從哪裡講起呢？」李剛見果然問到這裡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暗自稱贊達空真有先見之明，當時便笑嘻嘻地說道：「老爺早晚就要高升，這可不是大喜是什麼？」何別駕一愕道：「這話怪呀，連我自己還不知道呢？你可是從哪裡聽來的？」李剛道：「這也用不著去聽，那還不是定而不移的麼。請想老爺，辦了花牌樓這一案，真乃是奇功一件，總辦回過制台，就把老爺請進去，自然是有喜信的了。據下役想著，不但越級高遷，按理說，可就該補授實缺呢。沒有別的，只求老爺賞飯吃。」李剛說到這裡，便跟著請了一個安。這一來不要緊，可把何別駕一肚子的牢騷，又給重新勾起來了。本來他的心裡，從先也是那麼打算著，誰知到後來，不但好處沒有得著，還在總辦跟前抹了一鼻子的灰，那一份兒不痛快，簡直的是大了去咧。如今聽李剛這麼一說，怎夠不又慙恫起來呢。當下把眉頭一皺，連連的擺手道：「你不要提了，說起這件事來，倒給我添煩，你還指望著我能夠升官呢。卻不曉得這件案子，打制台那裡說，他就不樂意辦。我要早知道是這樣，可多管閒事幹什麼？」何別駕說著，不禁歎了一口氣，似乎可惜他的精氣神兒，全都算是白費了。李剛吃了一驚，趕忙問道：「制台怎麼不樂意辦呢？」何別駕哼了一聲道：「他因為如要追究這件案子，連前任的沈制台都擔著不是呢，所以就打算著要不了了之。他只顧官官相護，去照應死朋友；別人含冤負枉，可就不管了。」此時李剛見要探聽的，已經到手，便道：「或者早晚之間，制台知道自己不對，那時另有辦法，也是不可知的。」何別駕道：「也只好再看咧。不管對不對，誰叫他是制台呢。」李剛又敷衍了兩句，便走了。

等到第二天早晨，便趕到大慈寺，去給達空送信。見面以後，忙如此這般的說了。達空一聽，滿臉都是著急的神氣，用手把桌子一拍道：「這可糟了，我以前的打算，不是歸於無用了麼？」李剛問是怎麼一回事，達空道：「我原想著，保甲局裡告不動，可以到制台衙門去上控。如今卻才曉得，不肯辦這件案子，原是由制台作主，豈不是打根底上給推翻了麼？」李剛聽了，只有搖頭歎息，連一句話也沒有。本來這種大事，他可能有什麼主意呢。那時達空又道：「可憐我師父遭了這場天大的冤屈，白白地把命送了。現在好容易得了證據，卻還連這個惡名兒都不能洗刷，要我這徒弟何用？」說著，不由得搓手頓足，眼中落淚。

正在這時候，忽見廟內的長工從外面走了進來，向達空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勸你不必如此。想當年老師父剛一喪命的時候，不是曾經給你托夢，說是自有伸冤那一天麼！如今隔了這些年，方才得著這個機會，據我想，大概是時候已經到了，雖然目前有點阻礙，但是事在人為，你總要沉住了氣，想法子辦去要緊。淨哭了一會子，那可當得了什麼。」達空聽了這話，猛然心中一動，把多年的舊事，這才重新想起來了。立刻之間，便已有了主意。就好比冒雨宵行，眼前漆黑，忽然電光一閃，便已得了光明。